

## 随笔苑

## 王懿荣·甲骨·井

岳立新

## 一

小学教室的午后，阳光斜穿窗棂。张振安教授捏起一支粉笔，指尖忽然顿住。他仿佛又触到了那些龙骨——药铺柜台上，新收来的兽骨和龟甲堆叠。一股陈年的土腥气，混着枯骨的朽味，在空气里弥漫。

他定了定神，目光落在台下孩子们仰起的脸上。声音不高，却带着历史的重量：“光绪二十五年，王懿荣先生也是这样，在药铺里捏起一片龙骨。”他摊开手掌，仿佛托着那片骨甲。“阳光穿过门缝，落在他掌心。他眯起眼，凑近了看，骨片上那些刀痕，深深浅浅。那不是虫蛀或者裂纹！是字！商朝人刻下的字！”张教授喉头滚动了一下，“他第一个认出，那是沉睡三千年的甲骨文字。”

教室里极静。孩子们盯着张教授那只摊开的手。阳光正落在他的掌心，细尘浮动。眼前仿佛浮现那位晚清官员宽厚的手掌，托着那片裂纹纵横的甲骨，上面的刻痕，幻化成古老的甲骨文字，在阳光里浮沉。

王懿荣那时已是名满京城的国子监祭酒。他府上，常堆着各地送来的青铜器拓片。他常常伏在书桌上，对着那些斑驳的刻痕，细细观察辨认，想读懂那些古老的文字。暮色上来，仆人点了灯，他根本没有察觉天已黑透。书斋里，书架顶到天花板，卷轴堆得高到了极限。那些金石碑帖，在油灯昏黄的光下，影子慢慢拉长。学生偶尔来，总见他袖口沾着新拓的墨迹，指甲缝里嵌着泥——那是刚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骨器上蹭下的。

然而世道正在崩塌。1900年夏天，八国联军的炮声震碎了书斋的宁静。张教授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向孩子们描述着：“王懿荣临危受命，当了京师团练大臣。他腰里别着那把传说是戚继光的旧刀，长长的花白胡子垂在胸前，站在塌了半边的城楼上，写下两句诗：‘岂有雄心辄请缨，念家山破自魂惊。’那时的京城到处是焦糊味，街上满是血水。有人劝他快走，王懿荣却坚定地摇头：‘吾义不可苟生！’”

京城深处，锡拉胡同的王家院子里，还有着片刻的宁静。老槐树的荫凉下，静卧着一口井。王懿荣的续弦夫人谢氏，常坐在井台边。她看着儿媳张氏（王懿荣长子崇燕早逝）正在教小孙子福坤认字。谢夫人并非崇燕的生母，却把这孩子当亲儿子一般对待。

时间沉重地碾过。京城陷落的那一天还是来了。王懿荣换上了那身褪色的旧官袍，一步步走向后院。槐树下，井台边，谢夫人与张允淑已静静地等在那里。没有人开口。幽深的井水，映着他们异常平静的脸。王懿荣最后朝书斋的方向深深望了一眼——那里，锁着他新近所得、还未来得及细研的千余片甲骨。扑通！扑通！扑通！几声闷响接连撞破寂静。水波剧烈地漾开，挣扎着荡了几圈，终是缓缓平复，归于一片死寂。

## 二

王懿荣魂归之后，他毕生心血所系的甲骨，便如肩负使命一般踏上了颠沛的“文字南渡”之路。刘鹗承其遗志，将劫余

甲骨辑为《铁云藏龟》；罗振玉于流离中竭力寻访甲骨出处，最终确认殷墟所在；王国维则循着甲骨刻辞的指引，考证出殷商帝王世系，使地下之骨片与纸上之史籍终于彼此照亮。此间多少学人，如同于墨色长夜中执灯而行，以微光彼此映照。甲骨学遂成显学，那些骨片上的刻痕，终于冲破厚厚的黄土，成为照亮商代历史真实面貌的星辰。

光阴流转，甲骨的命运随历史的长河奔涌而沉浮。

抗战烽火之中，学者们护着稀世甲骨辗转万里，如同怀抱初生的婴儿般躲避枪林弹雨；安阳殷墟发掘现场，考古者跪于泥泞之中，以毛刷轻拂千年尘土，小心翼翼地捧起沉睡的骨片，如同捧起易碎的古老魂魄；中国美术学院的展厅里，一副新裱的甲骨文对联静静悬挂。那是孙嘉鸿博士的手笔：“燕翼久贻谋，井渫不渝臣子节；龙文开绝学，家传仍有马班书。”墨色深深吃进宣纸，沉淀着时光的重量——上联道尽他投井守节的风骨，下联礼赞他辨识甲骨的开创之功。看展的人们肃立字前，凝神细读。展厅的光线有些迷离，恍惚间，那龟甲上刀刻斧凿般的古老符号，竟与记忆里井圈上盘绕的青苔纹路，在视线里无声地交错、缠绕，仿佛同一种坚韧的根系，从黑暗深处蔓延而出。

这根系，已延伸至胶东半岛的海滨。

## 三

烟台，王懿荣纪念馆，三片泛黄的甲骨躺在玻璃展柜里。光洁的柜面，映出参观者模糊的脸，一群参观者在他“吾义不可苟生”的绝笔家书前肃立。讲解员的声音不高：“那年，他从药铺的龙骨堆里，认出了咱们老祖宗最早的字。最后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却把自己沉进了井里。”人们凑近玻璃，鼻尖几乎贴上冰冷的柜面。玻璃柜中的甲骨隔着千年时光，与今人好奇而崇敬的目光默默相对。王懿荣纪念馆展厅的纪念井旁，一名孩童问讲解员：“他发现的那些骨头现在能治病吗？”讲解员摇头：“那是文明的药。”孩子似懂非懂，只是痴痴地望着那口井。

我再次凝视掌心这片甲骨，冰冷坚硬依旧，我却触摸到了透出生命的温热。这小小骨片之上，承载了三千年的祈问、智慧与不朽的坚韧。王懿荣，正是那个为这些沉寂骨殖重新接续生命血脉的启灵者。纵然他最终怀抱甲骨沉入井底，可他所守护的文字，却从幽深的井壁上顽强攀援而上，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，在人类文明的苍穹之下，撑开一片浓荫。如今，那些神秘契文竟被录入计算机，化作跃动于屏幕之上的数据光点——古老符号在数字洪流中重新获得生命，在虚拟空间里流转不息。它如磐石般坚韧，在朝代更迭的烽火里默默存续，在时光长河的淘洗下愈发深邃。

骨刻三千年，凿痕处，有文明精魂在无声传递。因那深井之下，永远映照着一位老者纵身跃入黑暗的身影，托起不灭的文明星火，在后来者仰望的眸子里，燃成永恒晨曦。

## 名气与名利

牛图

## 一

父亲常对我们兄妹说，好汉争气，懒汉争食。一个人要活得有价值，就要争口气。这“气”，代表了正气，也代表了名气。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走到哪儿，都会形成一个气场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我的父亲在村里有名气。他是一个左胳膊失去劳动能力的二等甲级残疾人，复员回村任过多年村支书。他不居功自傲，提溜一只胳膊，照样和社员一起上山下地，泥里水里泼干。他从来不批评社员，靠自己勤勤恳恳的无声行动，感染着社员们。

人民公社集体化那阵子，总有人磨洋工，干活时四处蜷摸，寻找同样偷懒的，站在一起家长里短闲聊。父亲满头大汗，拿着镢头走过去，没等站住，那些社员便被父亲的气场震慑住，紧紧闭上嘴，立刻散开，专注干活。有家夫妻因琐事闹矛盾，要打离婚，父亲去了，在炕下板凳上一坐，盯着两口子一个劲儿抽烟。烟雾腾腾中，父亲紫红色的脸闪着威严的光，烟抽完了，对两口子说：“吃过饭，你俩一起去地里拉犁耕地体验体验，晚上，我给你们开离婚证明。”夫妻俩看见父亲那抖动的双肩，立即和好了。父亲走时说：“整天吃饱了撑的！”

高大的父亲走出门，如挺拔的白杨，阳光照在身上，葳蕤生光。街两边等待干活的社员，肃穆地望着父亲。父亲有着严肃的表情，又有留着光荣伤疤的残肢，越发添了威严。

耳濡目染，我也很想有名气，希望如父亲那般，让人景仰。

## 二

人类之所以崇尚英雄，是因为英雄有气场，他们凭着自己的勇敢无畏，做出了凡人不敢想象的业绩。

在历史人物画廊里，这样的英雄比比皆是。荆轲在大秦殿堂上，图穷匕首见，刺杀秦王，乃是英雄；关羽温酒斩华雄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乃是英雄；岳飞跃马横枪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用血肉之躯抵挡金人的铁蹄，乃是英雄；扬帆驾船冲锋在前，让殖民者滚出宝岛，郑成功乃是英雄；郭永怀在飞机落地失事起火的刹那，和警卫员对面搂抱珍贵的资料，两人烈火焚身，可胸前的资料却完好无损，这是感动时代的当代科学家英雄……一部中国历史，英雄辈出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会看到一个英雄骑着汗血宝马，披着红衣，高举刀枪剑戟，腾飞在茫茫田野里，光彩照人。谁不想当英雄呐！英雄的名气观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名气观，

绝不是小我的追求享乐的狭隘观。

## 三

然而，在名气的大山面前，我却被牢牢捆绑住，身边很多人也与我一样。能够想到吗？每次投票选优，有许多人会心安理得地第一个写上自己的名字。人人往脸上贴金的名气观，甚是可怕。

名气总与名利纠缠在一起。所谓追名逐利，大概率追求名气的人总要逐利。没有不追求利益的追名，但有许多英雄却是无名无利地奋斗终生。

我忽然想起父亲教导的那句话：好汉争气，懒汉争食。我曾经问父亲：“你们当初提着脑袋跟日本人、国民党打仗，想过名气吗？”

“想过，参军前，我扛了十四年活，经常问自己，为啥自己没地种？想去打仗，打败剥削阶级，分得田地，好回来种自己的地。也想过兴许通过打仗，弄个一官半职，改变自己的穷命。但是上了战场，啥都忘了，脑袋里只有打仗，消灭敌人，多打胜仗，哪里顾得上那球名气？”

“那你为啥要求儿女求名争气？”  
“我是用名气激励你捧好你的饭碗，教好学生，干好工作。不是让你手里捧着名气去吃名气，否则你成为过河的海绵，越走越重，最后压垮自己。”

## 四

一个人都追求名气和名利的氛围是可怕的。多年前，我刚踏上教师岗位，节假日也给学生补过课。牺牲休息时间，留下学习基础差的学生，面对面辅导。吃饭了，去食堂打饭，跟学生一起吃，很充实地打发掉星期天，从没想到什么补课费。你拿着国家工资，传道受业解惑，不管任何时候，你都要不忘教师的职责，时刻为学生服务，怎能再跟学生要钱？

多年后，风气变了，私下办辅导班，收学生补课费，成了某些教师心目中的“正当兼职”。教和学成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，一条心的师生关系被利益隔膜了。从教、受教本来是和睦相处的，要没有那么多名气名利的杠杠条条、紧箍咒，教师该会多么快乐地从教呀！随着春暖花开，“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师生席地而坐，侃侃而谈，那是一种怎样的美景呢！

把你从事的工作看成一种生命价值，而不单单是生存手段，那名气便不会占据你的灵魂。名气与名利不是追求而来的。花无心招蝶，蝶无心寻花，花开时蝶来，蝶来时花开，才是对待名气与名利的高境界。